

## 台湾军事战略的演变与现行军事战略分析

● 赵宗九

**摘 要:**1949年以来,台湾军事战略经历了“攻势作战”、“攻守一体”、“守势防卫”“有效吓阻、防卫固守”、“决战境外”几个阶段。陈水扁上台以来,大搞“渐进式台独”,使其“四不一没有”的承诺逐步空洞化。军事战略也突出了“反制”、“先制”的色彩,“决战境外”成为战略主题。在这种新的战略指导下,台湾当局进一步加大了军事上的投入;军队建设强调提高侦察预警能力,增强海、空军的作战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作战准备注重联合作战,强调空中反制,“制海为首要”,加强前沿部署,把主战场前推至海峡,以有效地控制海峡形势;作战原则采取“拒敌于彼岸、击敌于半渡、毁敌于滩头、歼敌于阵内”的攻势防御原则,妄图达到“以武拒统”之目的。

**关键词:**台湾;军事战略

**中图分类号:**F289.58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2002)04-0133-142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一面旗帜,任何试图淡化、模糊甚至与一个中国原则背道而驰的言行,都将在这面鲜明的旗帜面前原形毕露。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在“总统府”首次明确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与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sup>①</sup>。中国政府 and 人民,对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两国论”和“台湾独立”的分裂活动,决不会坐视不管。台湾问题不可能永远久拖不决。换言之,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方针受到严重挑战之时,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

### 一、台湾军事战略的演变

自1949年以来,台湾军事战略走向大致呈现由“攻势作战”、“攻守一体”、“守势防卫”向“有效吓阻、防卫固守”、“决战境外”的演变过程。

从1949年到1967年,是台军的“攻势作战”时期;从1968年到1979年,是“攻守一体”时期;从1979年到2000年6月,是台军的“守势防卫”时期;从2000年6月至今,台湾的军事战略调整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突出了“决战境外”的色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之任何攻击,同时本人并已请求台湾之中国政府停止

对大陆的一切海陆空活动——至于台湾之未来地位,应以太平洋区域之安全恢复后与日本订立和约时,再予以讨论,或由联合国予以考虑。”<sup>②</sup>

1951年2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换文的方式缔结了《联防互助协定》,美国提供美援给台湾国民党当局,并设立军事顾问团。1953年9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定了《军事谅解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完全由美国负责,并在台北成立了由美国主持的“协调参谋部”。

1954年针对东南沿海的军事形势的变化,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8月17日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8月26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拜会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饶伯森表示美国承担保卫台湾的义务,倘若大陆攻打台湾,第七舰队就要干预<sup>③</sup>。12月3日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第五条规定:“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领土上的武装攻击,即将危及本身的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sup>④</sup>

1955年1月25日和28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台湾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判断为确保台湾和澎湖不受武装进攻之目的,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与此同时,美国的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50艘各式舰艇调集台海地区。

1958年8月23日,美国以履行《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由,将其12艘航空母舰中的6艘调往台湾海峡。8月25日,第7舰队奉命戒备台湾海峡。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更是宣称:“要是中共进犯金门、马祖,美国会使用原子弹对付。”“任何人以为可用有限战争来改变台湾的情势,攻击及企图夺取这些沿海岛屿将冒极大的危险。”<sup>⑤</sup>

多年来,美国的协防台湾的立场,使蒋介石当局奠定了“攻势作战”的战略,军队建设围绕“反攻大陆”展开,并不断排出小股部队窜犯大陆。但从整个“攻势作战”的战略来看,台湾当局实在是力不从心,有名无实,不过是以攻为守的战略而已。

进入70年代初期,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改善,台湾当局已经意识到原来的靠山已不牢靠,台湾当局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态势,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1973年正式提出了“攻防部署上以强化台湾防卫为第一优先,确保台湾安全;同时加强攻势作战准备,相机策应反攻。”<sup>⑥</sup>台湾原国防部长宋长志承认:“当前我国的国防政策是精兵政策和攻守一体。”<sup>⑦</sup>这种战略强调了战略上的守势和战术上的攻势相结合,以战术上的攻势来达到战略上防御的目的。

1979年,美台断交、中美正式建交和大陆的不断发展壮大,给台湾当局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失去靠山的台湾当局认为,随着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军事实力与大陆的差距,有必要调整军事战略。1982年3月,台“国防部”明确表示,“在战略指导下,现阶段是战略守势。就守势战略而言,防守台湾海峡,首要注重防空”。这表明,台湾当局经过对战略的调整,已经放弃了奉行10年之久的“攻守一体”军事战略。

李登辉自上台以后,便开始构建“两个中国”的框架。台湾的军事战略也随着“两个中国”的构架,一次又一次地调整,怂恿了“台独”势力的崛起。台湾当局彻底放弃了以共同防御体系为前提的“台美协防”战略,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以战略持久、战术速

决、积极防御、独立固守为主要内容的“独立防卫”战略。将“空中防卫、海上防卫、陆地防卫”作为台军岛内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sup>③</sup>。即以防御为重点,以战略持久、战术速决为指导,以制空制海为首要,以滩岸决战为重心,以“全军破敌”为宗旨,增强台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制定“精兵”规划,调整体制编制,采取自行研制与外购相结合原则,对三军主要武器装备逐步更新,开始了大规模军队整建计划,大力加强战场建设,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企图长期固守,提高与我军的军事对峙能力。

进入 90 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当局再次对其战略进行调整,提出了“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安全战略,突出了在与我军对峙和实施作战过程中的“反制”、“先制”思想。1999 年 8 月 10 日,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泰英在李登辉发表“两国论”16 天之后,便在泰国曼谷大放厥词,把台湾“反制”、“先制”的作战思想大加发挥,声称:一旦大陆诉诸武力,台湾马上发射一颗导弹打到香港海面,一颗导弹打到上海海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台湾当局安全战略和作战思想变化的新动向,即“你打过来,我也打过去,甚至先打过去,瓦解你的攻势”,叫你承受不了代价。按照台湾自己的解释,是“拒敌于港岸,击敌于半渡,制敌于背水,袭击敌后续。以不把战场带到台湾本岛为最高指导原则。”

1999 年 12 月,台湾当局要人连战再次放风,准备从东沙、南沙群岛撤军,突出发展“远程飞弹”,并将安全战略构想从“防卫固守、有效吓阻”调整为“积极防御、有效吓阻”,以“攻势防御”为原则,加强新一代兵力发展。试图改变台湾的守势作为,在美台军事合作中承担更大比例的有效吓阻成份,以向岛内的“台独”分子显示岛内军力与大陆的军事对峙能力和“反制”、“先制”能力的提高。

然而,台湾岛内安全战略的调整,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刘泰英所吹嘘的“反制”、“先制”能力也不过是画饼充饥。台湾岛内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导弹的射程在短期内都不可能提高到上千公里,根本谈不上能够打到香港和上海海面。至于台湾当局声称的“拒敌于港岸,击敌于半渡,制敌于背水,袭击敌后续。以不把战场带到台湾本岛为最高指导原则”,更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我军维护祖国统一所表现出的决心和作战能力。这种带有幻想色彩的指导思想,充其量只能给岛内的“台独”势力打打气而已,任何一个有战略头脑的人都清醒地知道,一旦台湾当局敢于破坏“一个中国”的构架,走向“独立”,等待“台独”的将是灭顶之灾。

## 二、台湾现行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

台军现行军事战略的提出,是世界战略格局和海峡两岸政治、军事斗争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从 1972 年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以来,特别是 1979 年中美建交,美台“断交”、“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后,美从台湾全部撤军,台军被迫放弃“台美协防”战略,提出并逐步完善了以战略持久,战术速决,积极防御,独立固守为主要内容的“独立防卫”战略。为贯彻这一军事战略,台湾当局提出“要在达成防卫作战所需之限度内,整建空中、海上与陆地防卫力量。”自台湾“精实案”实施后,新一代兵力编成及武器装备持续获得更新后,已具备主动战略条件,有能力遂行反制作战,并且可获得一定程度的吓阻效果。于是,2000 年台湾发表的《国防报告书》中又将原“防卫固守、有效

吓阻”战略构想,调整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积极规划及建立“小而精”、“反应快”、“高效率”的现代化军队,并建构适当的有效吓阻武力<sup>⑨</sup>,使之能突破大陆的封锁和承受大陆海、空军及导弹的袭击和长期困扰,保持完整的战斗力。并依据机动作战、内线作战的要求,能适时迅速集中优势兵力,依次各个击败“来犯之敌”,确保台湾地区安全。2002年7月23日台湾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又将原“制空、制海、反登陆”调整为“制空、制海、地面防卫”<sup>⑩</sup>,其任务不再限于反登陆作战,而是要增加防止突袭、空降等内容的防卫构想。

### (一)“决战境外”的提出及其含义

陈水扁上台以来,大搞“渐进式台独”,强调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走咱台湾的路、走出台湾的前途”<sup>⑪</sup>,使其提出的“四不一没有”等主张正逐步空洞化。在陈水扁的操控下,台军高层实现了“本土化”,台军的建军思想,军事战略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2000年6月16日,陈水扁在陆军军官学校校庆典礼上,首度将“决战境外”的竞选口号列为台未来军事战略。他声称,依“有效吓阻、防卫固守”政策,积极筹建“高素质、现代化、专业化”的“国防”劲旅,并依据“制空、制海、反登陆”作战程序,把“精确纵深打击、提升早期预警、争取信息优势”及“决战境外”观念,作为未来建军的方向。

其实,“决战境外”的说法并非台当局新领导人首次提出。早在民进党上台之前,该党就曾抛出一个《国防白皮书》,里面就有“决战境外”的构想。文中对“境外”一词的定义是“将决战场域设定在台湾海峡及上空,乃至敌人领土之上,而非本岛西岸滩头”。而其第3章《军事战略》部分又作了如下说明:“战时配合有效的先制性措施,于第一时间掌握台海资讯优势及制空、制海权,压制敌人之指管通情系统及海、空作战与后勤补给能力,攻击敌军部队集结地以阻绝敌军部队集结,以牵制敌人庞大地面部队于彼岸”。

“决战境外”提出后,陈水扁的军事智囊岳浩天表示,从文字记载分析,台军对“决战”定义,显然是攻势作战,较之台澎湖金马的防御作战,理念有所差距。台舆论也多认为,“决战境外”的实质是对大陆采取“先制攻击”、“求战于境外”的攻击性战略,是强势主动作为。

“决战境外”提出以后,台湾军方迅即表示支持。6月20日,台“国防部长”伍世文解释:所谓“决战境外”,就是“拒敌于彼岸、击敌于半渡、歼敌于水际滩头”。这三个步骤,即不将战争带到本岛。他强调,不管军方现阶段有无能力,都一定要这样做。作战次长室执行官程士瑜则称:“决战境外”战略是对原先“被动防御”战略的修改,今后台湾武装力量的首要任务将是对大陆实施“有效威慑”,“固守防卫”已成次要问题。

台当局2000年8月8日公布的“国防报告书”,正式改变“防卫固守”与“有效吓阻”前后顺序。“国防部长”伍世文在序言中公开称,台军新一代兵力陆续成军,台军整体战力已大幅提升,具有“主动”战略条件,因此台军将战略构想调整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2001年12月5日,伍在回答香港记者时声称,一旦台湾海峡两岸开战,台湾将在距台湾本岛外80公里的海峡中线附近与解放军进行“决战”。“以免造成台湾严重的伤亡和经济损失”<sup>⑫</sup>。据此可以认为,台湾的“决战境外”战略就是要把战场

推向祖国大陆一线。

## (二)岛内外对“决战境外”战略的质疑

“决战境外”的论调提出后,在台湾岛内外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国民党“立委”周正之指出,所谓“决战境外”,就是把战场摆在海峡中线以西或是在大陆境内,这是攻击的思想,在政策上是与军方传统的“防卫固守”观念相对立的。并质问:“两岸间有国境吗?否则何来‘境外’之说?”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系教授钟铿认为,“决战境外”的建军备战口号,将在军方内部造成混乱和矛盾。他说,除非是在打信息战时主动去破坏对方的资讯情报系统,否则以常规战争形态来看,“决战境外”对较弱的一方是完全行不通的。

就连原“行政院长”唐飞,对此也很不以为然。他在2000年7月4日于“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决战境外”一词并不恰当。至于何谓“决战境外”及其界线,他表示:“我对‘境外决战’这四个字并不认同,现在用这四个字我并不晓得。”

台湾前“行政院长”、曾任台湾军队“参谋总长”的郝柏村,7月5日在《中国时报》发表题为《“境外决战”行不通》的文章,对“决战境外”进行了严正驳斥。他指出:“战略的基本型态,不外决战与持久,决战是强者对弱者的基本方针,而弱者对强者,基本上以持久为方针”。“大陆的土地面积约为台湾的二百七十倍,人口数量将近六十倍,军队则为台湾的八倍。无庸讳言,明显的战略形势是对岸强台湾弱。”因此,“就战略全程而言,台湾没有与大陆军事决战的条件”。“如果实施‘境外决战’,那就是主动、先制的反击对岸,但台湾显然没有这个能力”。“战略思想如果错误,最后必然失败”。因此“决战境外”的说法“是行不通与轻率的,是拿台湾二千三百万民众的生命当儿戏”<sup>⑩</sup>。

台“国防部”战略规划司规划组副组长吴廷华在2001年6月16日指出,“决战境外”一词具攻击性概念,不宜选为政策宣示性之用词,因此他提出“机动防御”、“总体反击”概念。吴廷华分析,制空作战时,制海与反登陆兵力无法支援;制海作战时,制空仍将为空军的第一优先,不会有空档对制海兵力作密接支援;反登陆则是根本无法支援制海,当反登陆时,空军、海军纵有残余兵力,亦难形成局部优势。吴廷华认为,这种逐次消耗的作战,既缺乏联合作战思考,又无局部优势的独立作战程序,怎么会存在多年<sup>⑪</sup>?

同时,台湾民间、舆论界也纷纷对“决战境外”提出质疑。《联合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当局新领导人的所谓“境外决战”论调具有明显的挑衅性,陡增两岸对立态势,是非常危险的,将进一步恶化两岸紧张关系。

美国兰德公司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军事专家斯温评论道,对于台湾军方是否有能力歼敌于台湾海、空区域,要看大陆的军力和军事企图。如果仅是短时间、有限的攻击,可能达成局部目的,但如果是两岸持久性的对峙,中国大陆军队的数量将在长期的“高度消耗战”中取得优势。他认为,“除非台湾取得攻击性武力投射的能力,否则根本没有能力将军事冲突带到中国大陆进行”,更不要谈什么“决战境外”。

## (三)“决战境外”对台军建设的影响

尽管台军没有“决战境外”的军事实力,如果台湾将这一思想调整为军事战略,势必挖空心思按这一战略思想对台军的兵力部署、军事训练、武器采购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而从台湾当局的企图以及外国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来看,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 1、“决战境外”将指导台军“提升战力”

“决战境外”思想之所以能够出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台军自认为其主战武器目前与我军相比有某些质量优势。但同时也感到这种优势维持不了多久,到2005年左右两岸装备质量对比就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为保持目前自认为的这种质量优势,达成“决战境外”目标,估计台军将加大某些武器装备的发展力度,全面增强部队攻势作战能力。

首先提高侦察预警能力。为了扩大战场纵深,近年来台军相当重视发展侦察预警装备,在原有装备的基础上,2000年又花了5亿多美元从美国订购了2套预警范围超过1000公里的“铺路爪”预警雷达等装备,还从美国购买2架E-2T预警机,自制2套远程预警雷达。此外还计划与美国合作建立卫星图像地面接收站,用以接收美国卫星情报。正如2002年7月23日台湾《国防白皮书》所强调的:“为了消除来自大陆日益严重的军事卫星、弹道导弹技术和信息战的威胁,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将采取‘有效制止、坚决防御’的立场‘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并‘保卫国家领土’。”<sup>⑤</sup>为此将不遗余力地奉行“优先抢占信息和电子技术优势”的原则<sup>⑥</sup>。

其次是增强海、空军的作战能力。“决战境外”必须有强大的海空力量,发展海上进攻性武器将是台军未来装备发展的重中之重,空军力量发展的重点可能是增强现役战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中距拦截与精确打击能力。台湾很可能通过自制、采购和租借等途径,添置一些新型的战舰、潜艇、飞机、战术导弹等。在此基础上,台湾《国防白皮书》强调了“进行空中和海上联合行动,确保地面行动安全,打击来犯之敌”的原则<sup>⑦</sup>。事实上,美国暂时搁浅的“加强台湾安全法”,为台军达到这一目标埋下了伏笔。

再次是增强远程打击能力也将是台军未来的选择。据外电称,目前台军正在加紧研制射程为1000公里的“天弓-II B”型弹道导弹和射程达230公里的“雄风II E”型巡航导弹。另外,为防御大陆的导弹袭击,确保战时海、空军战力的发挥,台军将加快反导武器的研制与采购步伐,包括购买美国的“爱国者III”反导导弹和以“宙斯盾”驱逐舰为作战平台的舰载反导系统。但出于美国对这些武器先进性的考虑,短时间内台湾很难如愿以偿。

### 2、“决战境外”将大幅度增加军事上的投入

当民进党成了台湾岛内的“当家者”之后,在“立法院”对“国防”预算审查的角色马上从批评兼抵制者变成为动员护航人。台2001年军费预算达2719亿元新台币(1美元约合32元新台币),占总预算的15.5%。前国防部长伍世文多次称,为了维持“有效吓阻”能力,军费支出必须不能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

台“国防部长”汤曜明2002年5月15日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中,

正式提出台军未来10年军事采购计划。该项计划显示,除了每年度的正常军费开支外,台军未来10年将以“特别预算”形式,另花7000亿元新台币(1美元约合32元新台币)采购各种先进武器装备。每年约2800亿元新台币的年度预算与7000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相加,台军未来十年的开支将高达3.5万亿元新台币;若再加上隐含在各个部门的“退辅费”、“眷村改建费”、“国防科技费”、“国防教育费”等支出,台湾未来10年军费开支的总和将超过4万亿元新台币。据统计,1994年至2000年的武器换装,每位台湾民众就负担了1400美元。而台湾未来10年4万亿新台币的军费开支,每位台湾民众将承担16万元新台币,约合4700美元<sup>⑩</sup>。军事上投入的增加,使台湾成为全球最大军火买主,超过沙特阿拉伯等军火采购大国。

### 3、“决战境外”可能刺激台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发展

“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企图是很难改变的,他们不撞南墙不会回头。为了达成“决战境外”的目的,不能排除他们置两岸人民的生命于不顾,发展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与祖国大陆拼个鱼死网破的可能性。这决不是耸人听闻。分析一下台湾核生化武器的发展情况便可知其端倪。

台湾的核能事业早在1955年就起步了,1968年4月,美国就在台北举办“原子能应用示范展览”。几十年来,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台湾的核能研究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岛内有核能研究机构6个,直接从事核能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员1400余名,尤以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力量最为雄厚。该所有研究人员500名,硕士、博士占30%以上,技术人员580名,行政管理人员170名,总计1250人,占台核开发研究人数的89%。在台湾“清华大学”和台北技术学校设有核子弹科学系,每年有约百名毕业生。台湾每年还选派100名左右具有一定学位或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赴美研究所或大学学习。

台湾有众多的核设施,例如重水研究堆、水池反应堆、沸水堆、年产10吨二氧化铀的转化工厂、700万电子伏特加速器、100万居里钴源辐射厂、强放射室及检验设备、核废料处理设施和多种非破坏性的检验设备等。台湾从70年代起,就投资47.31亿美元建起了三座核电站,目前台湾的核发电量占其总发电量的40—50%。按照国际原子能协定规定,如有核电站就确定为拥有了核能力。台湾三座核电站每年大约消耗1600吨天然铀,年度废燃料总卸出量为162吨,数量相当可观。而制造核武器的钚就是从废燃料中提炼出来的。

1986年,台湾成立中山科学院,其中的第一研究所专攻核武器,第二研究所负责投射载具——弹道导弹兼战术导弹研制。据美国1999年解密文件,从60到70年代,台湾进行了长达12年的核武器研制工作。1975年9月17日,蒋经国在美国公开宣布“台湾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在他新发表的日记——《八年参谋总长》中,披露了他兼任中山科学院院长期间台湾研制核武器的情况。他在1981年的日记中写道:“中科院以化学方法研制浓缩铀,已获初步突破”、“南非合作以化学方式及镭射方法生产浓缩铀,且南非能源公司即派人来台谈合作”、“研制小型核子反应器为今后研究之主

导计划”等。1986年日记写道：“台在短期内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并可在奉命下进行”，并注明曾在屏东九鹏新武器试验基地进行了小型核试爆。1988年台核研所副所长张宪义逃美后，揭露了台研制核武器的详情，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才终止了研制工作。

1995年7月28日，李登辉提出台湾有能力发展核武器。据称，在此后的几年里，李多次主持召开“国防计划会议”，拟定台湾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还声称要搞“不经过核试验的核武器”。有资料表明，近年来，台核研所一直在秘密进行核武器研究，并始终保留有一座小反应堆，当局每年为此拨付研究经费30多亿元新台币。对此，1998年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西格尔在对台核能情况考察后作出评估：“台湾在3到4个月之内可以拥有核武器！”台“清华大学”的核子专家钟铿也推断：“台湾最多在一年左右，就可以拥有核武器”，“而更加重要的是，台湾在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着重的应该是‘保密措施！’像过去发生的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长张宪义叛逃美国的事件，是完全不能容许再度发生的”。1998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试验后，李登辉再次提出：“对大陆的有效吓阻，关键在于对大陆能否有核吓阻”。

台湾核武器研制是这样，化学武器研制的步伐更快。台湾化学工业较发达，化工原料丰富，据称，岛内有多家化学武器研制和生产单位，形成规模生产也不成问题。同时，也有媒体报道，台湾也有研制生物武器的迹象。而从投射工具来看，台军某些种类的火炮、飞机和导弹，具有投射生化武器的能力。1999年“两国论”出台后，国民党“中委”刘泰英就扬言，“台湾飞弹可以打到香港、上海”。如果把台湾当局的这些言行联系起来思考，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在“决战境外”思想的指导下，台湾当局有可能在其以往研制核生化武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为以武拒统增加资本。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 三、台湾军事装备更新后军事行动的战略考虑

#### (一)注重联合作战

台军认为，现代条件下，单一军、兵种不可能独立完成作战任务，特别是海岸（岛）防御作战中的反封锁和抗登陆作战，更应实施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将空中、海上、陆上防卫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立体防御体系。即由“联合作战中心”统一指挥三军协同作战，发挥“统合战力”，达成“全军破敌”的宗旨。为实现这一作战思想，强调贯彻“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方针，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实行“党、政、军、民联合”作战，以弥补其兵力不足，共同达成防卫台湾之目的。

#### (二)强调空中反制

台军认为，在海岸（岛）防御作战中，空军主要以远程监视、早期警戒的方式，拦截对方入侵的飞机，控制海峡及台湾的局部制空权，力争将对方的空袭兵器击毁于距台湾岛尽可能远的海面上空，并协同海军和陆军将对方的主力歼灭于海上和近岸水际滩头。同时，以部分作战飞机实施“反制作战”，突击大陆东南沿海重要军事目标，削弱、牵制对方的力量。其基本构想是：动用侦察和早期预警尽早掌握大陆军队的动



向;一旦发现对方有对台使用武力的明显征候,空军即以部分作战飞机突击大陆东南沿海及浅近纵深内的机场、港口、雷达站、部队集结地(海)域和指挥所等重要军事目标。以 F—16、幻影—2000、IDF 等型主战飞机夺取海峡局部制空权,力求扩大作战空间,在海峡中线和中线以西空域寻求战机,并集中局部优势,采取小规模、多批次的攻击,速战速决。协同海军和陆军将对方的主力歼灭于海上和空中,并以火力积极支援陆军消灭正在抢滩和上陆的登陆兵。

### (三)海军以“制海为首要”,力求将对方主力歼灭于海上

台军认为,大陆军队在东南沿海 1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上以“万船齐发”的方式强渡海峡,一次可登陆 16—17 师,如仅仅依靠“地面决战”,将难以抵抗强大的进攻。因此,强调以海军为主,在空军的配合下夺取海峡的局部制海权,适时在海上与对方决战,把对方的主力消灭于海上,并保障海上航道畅通和重要港口的安全,打破对方的海上封锁或破坏对方的登陆进攻。

其基本构想是:当发现大陆军队对台实施封锁或大规模登陆作战时,采取以海制海为主,以空、岸制海为辅,夺取海峡局部制海权。集中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快艇、潜艇、反潜机,在空军攻击机、岸舰导弹与岸炮的配合下,对对方实施封锁作战的舰艇或航渡的船队实施多层、立体攻击;以水面舰艇或潜艇引导反潜机,或由反潜机引导水面舰艇及潜艇,或水面舰艇、反潜机和潜艇协同反潜,力求控制本岛周围 50 海里的海域,打破对方的海上封锁或将对方登陆兵主力歼灭于海上。

### (四)加强前沿部署,把主战场前推至海峡

台军认为,台湾岛纵深短浅、回旋余地小,地形复杂、交通易被切断,兵力兵器机动困难,且战场容量小,若将主战场放在本岛近岸水域滩头和岛上,则难以抵抗对方优势兵力的进攻,只有把主战场前推至海峡,才能增强防御的弹性。基于这种思想,台军把金门、马祖、乌丘、澎湖地区视为一线,台湾西部作为第二线,台湾东部视为战略纵深,并重点加强金、马、澎湖等第一线防空、制海作战部署。战时,第一线部队运用制空、制海力量,在海、空军机动兵力的配合下抗击对方的海空封锁,打击、牵制航渡中的登陆船队,以扩大台湾防御纵深,增强防御的弹性,达成防御作战任务。

### (五)立足于反封锁作为本岛防御作战的重点

台军认为,台湾四面环海,如海空航线被对方切断,不仅会丧失战争资源,而且可引起社会和政局的全面动乱。同时,台军还认为,大陆对台实施封锁比两栖登陆更为有利,可最大限度减少风险,达成以封促变,以封促谈,同时还可为登陆作战创造条件。因此,台军把反封锁作战和抗登陆作战均视为其防御的主要样式,并优先准备实施反封锁作战。

其反封锁作战的基本构想是:对北起日本海、南到南海、西至大陆纵深 250 公里范围的军事动态实施严密监视;以海军为主,空、陆军配合,以海制海为重心,辅之以空制海、以陆制海,实施包括反潜与扫、布雷相结合的制海作战;以区域护航、伴航行动保卫交通线;采取空中突袭、攻势布雷、沉船封港、空降袭扰、两栖登陆、电子压制、爆破、特工配合等“对应”行动,削弱对方海、空作战能力,以有效地控制海峡形势,突

破封锁。

#### (六)采取攻势防御

台湾岛地幅有限,纵深短浅,回旋余地小,一旦登陆部队实施多方向、多地段同时登陆,台军将处于被动应付局面。为此,台军强调,战略上虽然处于守势,但战术上必须贯彻攻势。采取“拒敌于彼岸、击敌于半渡、毁敌于滩头、歼敌于阵内”的攻势防御行动,发挥金门、马祖诸岛前沿防御部队的作用,以海、空军积极、大胆的攻势行动,夺取并保持主动权,把对方的主力消灭在台湾岛以外的海(空)域,挫败其进攻企图。并认为“拒敌于彼岸”为上策,“击敌于半渡”为中策。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采取“毁敌于滩头、歼敌于阵内”的下策。

其战术攻势作战的构想是:当对方登陆部队在东面沿海集结装载时,台军以部分飞机突击大陆东面沿海浅近纵深的主要军事目标和部队集结装载地(海)域;海军以部分舰艇以金门、马祖为依托寻机打击对方舰船;金马地区守军实施火力反准备,并辅以特工破坏。当登陆兵在海上航渡、换乘时,台军以海军为主,在空军、岸基导弹和炮兵协同下,层层拦阻。将登陆兵主力消灭在海上。当登陆兵向岸滩发起冲击时,台陆海空三军层层拦阻,以火力与障碍物相结合杀伤登陆兵。

从台湾的上述战略考虑来看,虽然突出了“先制”、“反制”的色彩,带有“决战境外”的性质,但由于基本构想缺少军事实力的支持和所固有的战略上被动性,很难令人信服这种战略考虑的有效性。

#### 注释:

①参见《陈水扁首次公开叫嚣“公民投票改变台湾现状”》人民网 2002 年 8 月 3 日。

②Depar of State Bulletin, Vol. 23, No. 574 (July 3, 1950), p. 5; ibid, Vol. 28, No. 711 (February 9, 1953), pp. 207 - 209.

③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 11 分册,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 285 页。

④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年版,第 265 页。

⑤赵国材:《论美国出兵海外之法律依据与实践》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2001 年版,第 85 页。

⑥⑦库桂生:《台湾军事力量透视》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6 页。

⑧参见《台湾国防报告》,1992 年 2 月。

⑨参见《台湾 2000 年国防报告》第二篇《国家安全与国防政策》,台湾国防部网站。

⑩参见台湾 2002 年《国防白皮书》<http://jczs.sina.com.cn> 2002 年 8 月 1 日。

⑪参见香港《大公报》2002 年 7 月 23 日。

⑫《伍世文透露台湾军方所谓“决战境外”构想》,中新网 2001 年 12 月 7 日。

⑬郝柏村:《“境外决战”行不通》,台湾《中国时报》7 月 5 日。

⑭《“决战境外”战略构想在台内部再次引发争议》,千龙新闻网 2001 年 6 月 17 日。

⑮⑯⑰参见 2002 年 7 月 23 日台湾《国防白皮书》,引自泰国《亚洲时报》网站,2002 年 8 月 16 日。

⑱《军购数次居世界第一台 400 亿美元买武器》,《舰船知识》网站,2002 年 5 月 27 日。